



抒怀

花灯忆趣

叶森岚

闽南的元宵夜,烟花爆竹和灯笼是主角,烟花在天空绽放,洒开了绚丽画卷,葫芦莲花灯、六角宫灯、狮子绣球灯、跑马灯、鼓仔灯……在大地上写下了璀璨诗篇。正月十五,一盏盏形态各异、色彩斑斓的花灯灿若落珠,在月色下次第亮起,将长街装点得流光溢彩,两侧商铺如万千金丝铺排,街上游人熙熙攘攘,欢声笑语不断。

我领着孩子徜徉在河流般舒缓流淌的灯光中,思绪不禁飘回了三十年前乡村的元宵夜,那些年闹花灯的场景仿佛一幕幕重现在眼前。

我小的时候,灯火还没有这样铺排堂皇,月朗星稀的元宵夜,遍地烛火,只有个别大户人家会在这一天点亮屋檐下红色的宫灯,释放珍藏了一整年的光明。孩子们热衷于捣鼓各式各样的花灯:白萝卜镂空而成的“萝卜灯”、柚子皮晒干做成“柚子灯”、玻璃瓶罩做成“玻璃灯”、塑料瓶剪成“鱼灯”……尽管这些花灯简陋粗糙,烛光微弱得像粒蚕豆似的,却丝毫不能削减我们的喜悦与欢愉。

那时的夜色降临得早,当我们吃上一碗热腾腾的元宵,银盘般的月亮就已经滚过了房顶。我们拎着心爱的小花灯,呼朋唤友地满村子唱着、跳着、跑着,笑声与烛光相映成趣,在夜空中久久回荡。我们成群结队地涌入那些新婚、添丁、建新厝的大喜之家,主人总是喜笑颜开地端出糖果来送给我们。我们欢呼雀跃着,一手高举花灯,一手伸去抓糖果,烛光映照出主人的热情,把



我们的脸都烤红了,烘出汗来。

村庄里的游神巡境队伍如同一条火龙,穿街过巷,游走之处锣鼓喧天、鞭炮齐鸣,洋溢着喜庆祥瑞的气氛。我们紧跟在队伍后面,小心翼翼地看护着花灯里的蜡烛,生怕它被风吹灭或者倾倒。记得有一年,胖虎的爸妈做生意回家,从城里给他带来一盏罕见的兔儿灯,那灯座下装着四个车轱辘,能在地上咯噔咯噔地跑动,鬼眼睛又圆又亮,仿佛忽闪忽闪地眨着,十分可爱。胖虎用绳子牵着那盏会跑的兔儿灯,别提多神气了,我们眼巴巴地跟着他,他却舍不得让我们摸一下。然而,随着人潮涌动,局面很快就不在他的掌握之中了,不知道是谁打了个趔趄,把兔儿灯踢翻了,兔儿圆胖的肚皮被烧出了一个大火洞!胖虎手足无措地哭了,大伙却幸灾

乐祸地起哄:“胖虎家要添丁喽!”在闽南语中,“灯”与“丁”谐音,灯烧了寓意着“添丁”,是值得庆祝的喜事。这样的小插曲在元宵夜时有发生,孩子们手中的灯笼每年总会不小心烧掉几盏,大家都习以为常了。胖虎很快抹干了眼泪,拉着忽明忽暗的兔儿灯继续在人群中穿梭嬉闹。

胖虎家那一年是否真的“添丁”,我已经记不清了,但那盏兔儿灯的故事总在孩子们之间口耳相传、反复提及,直到家里的长辈们也都知晓了。第二年元宵前夕,父亲便亲手为我做了一盏独一无二的荷花灯。荷花灯的底座是用稻草搓成的麻花股盘绕而成,荷花花瓣的材料则是玉米外层的苞叶。父亲取少许胭脂红,将晒干的玉米苞叶染出深浅不同的红色,掐住叶片中部位置左右

拧紧,上下对折形成荷花花瓣的小尖尖,拧得越紧,花瓣就越细长,手劲松一松,花瓣就显得肥硕。父亲用剪刀修剪花瓣,使每一片都呈现不一样的形态。数十片花瓣被图钉固定在底座上,最后安插一根红艳艳的蜡烛。在橙黄的烛光映照下,粉白粉白的荷花瓣仿佛镀上了一道华美的金边,让我的心里亮堂堂、美滋滋的。从此,我再也没有羡慕过胖虎的兔儿灯了。

如今,我定居在南安这座小城,它与我的家乡一样,每逢元宵节夜晚,花市灯如昼,热闹非凡。我不确定三十年前的月亮是否比眼前的月亮更大、更圆、更白,但三十年前家乡的元宵夜和父亲手作的那盏花灯,却如同一颗珍贵的琥珀,恒久地留存在我心底,闪烁着温暖的光芒。



况味

老物件里的旧时光

潘慧彬

也有些卷曲。翻开相册,一张张黑白照片记录着过去的点点滴滴。有爸爸妈妈年轻时合影,他们穿着朴素,脸上洋溢着青春的笑容,眼神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。还有我小时候的照片,稚嫩的脸庞,纯真的笑容,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仿佛就在昨天。看着这些照片,我不禁感叹岁月的匆匆流逝。曾经年轻的父母,如今已两鬓斑白;曾经天真无邪的我,也早已长大成人,开始独自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。这些照片,就像一把把钥匙,打开了我对过去美好生活的回忆之门。

在相册的下面,是一个用红布包裹着的物件。打开红布,原来是一支钢笔。笔身已经有些褪色,笔帽上的金属装饰也失去了光泽。这支钢笔,是父亲送给我的第一支钢笔。记得那是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,因为学习成绩优异,父亲特意买了这支钢笔奖励我。当时,我如获至宝,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在手里,仿佛拥有了全世界。从那以后,这支钢笔便一直陪伴着我度过了无数个日夜,见证了我的成长与进步。我的笔下,流淌出了一

篇篇作文,记录下了我学生时代的喜怒哀乐。如今,虽然电子设备已经普及,书写的机会越来越少,这支钢笔却始终被我珍藏着,因为它承载着父亲对我的期许和鼓励。

这些老物件,它们没有华丽的外表,也没有昂贵的价格,但它们承载着我最珍贵的回忆。它们就像一位位无声的诉说者,静静地讲述着过去的故事,让我在忙碌的生活中,能够停下脚步,回望那些温暖而美好的旧时光。

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,新事物不断涌现,旧物件渐渐被人们遗忘。但我始终相信,每一个老物件都有它独特的价值和意义,它们不仅仅是一件物品,更是一段历史,一种情感的寄托。它们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,找到了自己的根,让我们懂得珍惜过去,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。

我轻轻合上木盒,把它放回原处。这些老物件,将继续在这阁楼里,守护着我的回忆,等待着下一次与我重逢,再次开启那段难忘的旧时光。



风雨落桐花。”油桐花是节气之花,是春季的“压尾之花”,油桐花落之后,夏天就来了。油桐不仅花好看,全身还都是宝。花落结成的果实可以榨油,桐油是油漆的优良原料,树皮可制作胶,根叶花均可入药。她的无私、美丽、奉献,在白色的花朵中,彰显得淋漓尽致。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留给人类,不求任何回报的精神似乎更值得我们去欣赏。



故事会

时髦外婆

洪虹

外婆满头银发梳理得整整齐齐,身着蓝底白色碎花旗袍,手拿一把小折扇,优雅地走出她的房间。看到我打量着她,外婆笑眯眯地问:“city不city?”

“嗯,洋气。”我想问她要去哪个老姐妹闲嗑,想起她近来常说我“OUT”的话,忙把姐妹改成闺蜜。

“外婆,今天要与哪个闺蜜约会呀?”

“搞长闰。”

外婆要找我妈?这是我的第一反应。我国有嫡长子嫡长女的叫法,女儿也叫闺女。我妈可是她亲生的长女,这嫡长闺女不就是指我妈吗,可我妈被外派到海外工作,还要两年才能回国呢。

我冲外婆嚷道:“我妈在那么远的地方,您怎么说想找她就找她呢?”

外婆看着我吃惊的模样又笑着说:“外孙女‘OUT’了呀,我是去找你的陈奶奶。”

唉,我的外婆就是这样,既古朴典雅又洋气潇洒,既能静静宅家搞学问,又性格开朗爱交际,老姐妹一大堆。不过她说的陈奶奶我印象最深,她们联系特别密切,可她们同辈分,外婆也不能称人家是嫡长闰吧。

我忍不住提高嗓音说:“她可不是您的闺女。”

外婆听了笑着对我说:“你去网上查查它是什么梗。”然后对我扮了个鬼脸,乐呵呵地出门了。

我赶紧上网搜索“嫡长闰”,原来它是近期在网络上形成的一个感情梗,是在古代流行的“嫡长子/女”的基础上改编而来的,即指在所有闺蜜中地位最高的闺蜜。如此说来,这个称呼陈奶奶是当之无愧的。

有一天陈奶奶告诉我一个秘密,外婆之所以在我的面前处处表现得时髦,是不希望我只满足做个家庭主妇,生怕我不再学习,不与时俱进,最后被时代所淘汰。



行走

油桐花开

黄仲远

三月的午后,趁着周末闲暇时光,与爱人一道去仙夹东里欣赏油桐花。如果你厌倦了在市区赏花,东里的油桐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

仙夹东里离老家只有五六公里,每年踏青时节,不要去水凤凰景区兜兜风,呼吸新鲜的空气。油桐花是水凤凰景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,她藏在群山簇拥、鸡犬相闻、小桥流水的东里村落。站在油桐树下,只见道路两侧绵延几百米,撒落着春光和舞曲,满树的油桐花迎着阳光绽放,与斑驳的树影相映成趣,在眼前是一道道花帘,穿过世俗的帷幕,给予人们欢乐和喜悦。清风吹过,仿佛看到仙女撒下的花朵,飘落着自然的快乐,散落在道路两旁,犹如走在一段浪漫花径,让人不忍踩过去。每当有车辆经过的时候,油桐花犹如欢快的小精灵在跳跃着,随风起舞,一片片飘着希望和向往,漫溢着岁月的变迁,勾勒出一幅人间最美的醉人风景。

洁白的花瓣、淡红的花萼、粉黄的花蕊,组合成好看的花朵。花香含蓄悠远,掩盖着春天泥土的芬芳,花

期虽然很短,但开放时却是盛大绽放,聚拢在一起,一团团尽情地盛开着、怒放着,将积蓄了许久的能量,淋漓尽致地释放出来,给山间增添梦幻的色彩,将春天的芳华独自占尽。

仰望那一片油桐花林,一面盛开如锦,一面落英缤纷,好像初夏的一场雪。在古今中外文人的墨宝下,油桐花以其“情窦初开”的花语著称,成为少男少女互相倾慕的爱情寄寓。据说在油桐花雨中相遇的男女,会得到油桐花的美好祝福:爱情甜蜜,生活幸福。徜徉在静谧的花瓣中,你可以感受山间古道的静美,洁白的三月雪,清浅的花语,仿佛又让人回到懵懂天真的年纪。

有人说油桐花是山野之花。的确,她没有牡丹的富贵娇艳,没有水仙的清雅芬芳,没有荷花的亭亭玉立,选择远离喧嚣的闹市,喜欢扎根在宁静的乡间,独自绽放在山野田园,与农夫为友,做稻田的守望者。她不浓不淡、不俗不媚,圣洁的灵魂藏在心间,守护着桃源世界,不愧为四月的花中君子。

古诗曰:“客里不知春去尽,满山



呷好

岁月深处酱瓜香

刘永宗

清明前后,种瓜点豆。孩提时代的我,每当农历二三月来临,总能见到奶奶忙碌的身影。她会悉心栽种藤瓜(又名虎皮脆瓜),这段记忆至今仍然镌刻在我的脑海中。

奶奶总是提前数日,用锄头或犁耙精心翻耕院前的菜畦,并施入农家肥。数日后,她再小心翼翼地播下藤瓜的种子。通常只需七至十天,瓜苗便会破土而出。奶奶会挑来清冽的井水浇灌,如同呵护孩子一般,让藤瓜茁壮成长。年幼的我,对这一切充满了好奇,常常跟在奶奶身后,模仿着她的动作,体验着劳动的乐趣。

春风吹拂,藤瓜似乎“日长夜大”。当初夏的阳光洒满大地,藤瓜已经悄然开花挂果。藤瓜虽然含糖量不高,但口感清爽,摘下来洗净即可生吃。只是它的味道相对清淡,我们更偏爱西瓜等甜味更重的瓜类。然而,藤瓜却有一个比西瓜更重要的用途——制作酱瓜。

酱瓜的制作过程看似简单,实则凝聚了奶奶的智慧与辛劳。奶奶会从瓜田里小心翼翼地采摘那些表皮光滑、花纹独特的藤瓜。这些藤瓜长约三十厘米,直径五至八厘米,瓜藤上布满了细小的刺,采摘时需格外小心。这些刺仿佛是藤瓜的天然保护层,守护着它们免受侵害。

奶奶将这些翠绿饱满的藤瓜挑到井台旁,仔细清洗干净。接着,她用菜刀将瓜一切为二,再用铁勺子刮去瓜瓤,冲洗干净后,放在大簸箕里端到院子或屋顶的石板墙上晾晒,直至瓜条晒得有些蔫软。

蝉声阵阵,夏意正浓。阳光热烈而直接,让晒瓜的过程事半功倍。傍晚时分,奶奶会将晒干的藤瓜收回,准备腌制。她将藤瓜整齐地码放在陶缸底部,撒上一层粗盐,如此反复,直至所有藤瓜都放入缸中。最后,奶奶会在顶上放一块木板遮住尘土,再拿一块干净的石头压在木板上,腌制过程便告一段落。

大约两周后,奶奶会把腌制的藤瓜拿出来进行二次腌制。她将经过一遍腌制的藤瓜切成条状,放进事先准备好的黄豆酱里。这黄豆酱也是奶奶亲手制作的,工序烦琐而精细。奶奶起早贪黑,不辞辛劳地做着这一切,只为让我们能吃到最美味的酱瓜。

大约一周后,酱瓜便可捞出切成小块食用。夏日炎炎,人们往往食欲缺乏。但无论是搭配一碗白粥还是地瓜粥,这咸脆的酱瓜都能让人胃口大开。如果能有几片五花肉来爆炒酱瓜,更是人间美味,配上稀饭,让人忍不住多吃几碗。

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乡下的日子过得相对艰难,我家也不例外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腌制酱瓜等咸菜几乎是每一个农村妇女的必备技能,好似一种基因,潜藏在乡下女人的身体里。勤俭持家的奶奶也用一双巧手,让一家人贫瘠的餐桌上多了一些花样。她总能变戏法似的,让一家人吃得有滋有味。即便是缺肉少菜的时节,有了香脆可口的酱瓜,日子也有了盼头。

清粥咸菜抚人心,人间至味是清欢。然而,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到那爽口的酱瓜了。超市或网上购买的酱瓜,似乎总少了些奶奶做的那种独特口感。也许,那是因为它们缺少了故乡阳光雨露的滋养,更缺少了奶奶那份沉甸甸的爱。

如今,当我千里迢迢回到故乡,再喊一声“奶奶,我回来了!”却已经无人应答。我再也无法看到奶奶站在院子里喜笑颜开的慈祥模样,也无法听到她嘘寒问暖的关切话语。想起奶奶弥留之际的场景,我的心仍然隐隐作痛。奶奶总是期盼着作为家中长孙的我能够早日成家立业,但当时已经二十七岁的我,却未能如愿以偿地完成她的心愿。奶奶离世后,我们发现大家平时给她的零花钱,她整整齐齐地码放着,难以想象她是多么省吃俭用。

奶奶,我真的好想您。我曾说过,长大后要好好孝顺您,您却突然离我们而去,让我再也无法兑现我的诺言。

今夜,那些关于酱瓜的记忆,穿越岁月的长河,从舌尖蔓延至心头,勾起我对奶奶无尽的思念。那岁月深处的酱瓜,是奶奶用爱腌制出的味道,爽脆可口,清爽解腻,永远萦绕在我的心中。



诗意

雨水

李志超

天还没亮透
云朵已拎着药箱赶来
往干裂的土缝间
轻轻滴灌葡萄糖

冻僵的泥土松动筋骨
草尖从瓦片下探出针头
给大地挂上一袋
温暖的绿

柳丝蘸着雨滴
给河流写康复记录
蚯蚓们集体拆线
把旧伤口缝成春垄

檐角最后的冰碴融化时
农机揭开田野的绷带
地底传来持续的心跳声——
所有种子都排队领取
阳光的号码牌